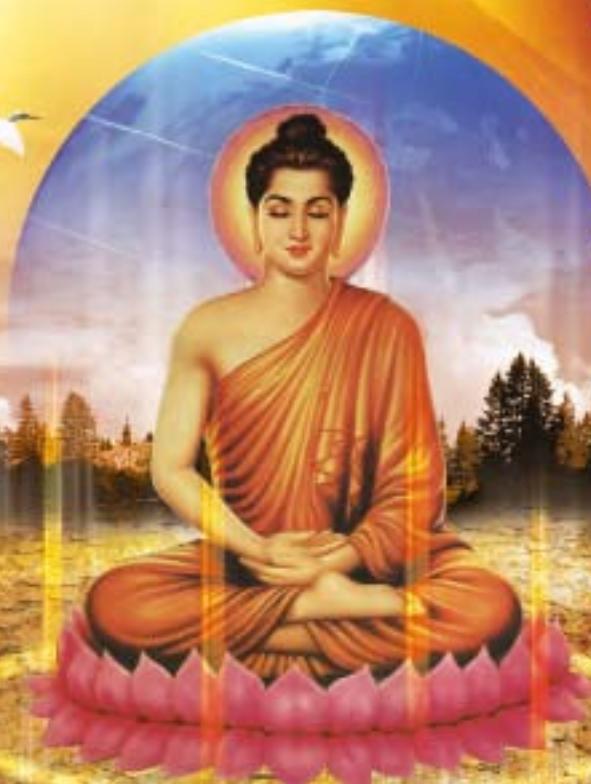


愛慧人



大圓滿佛教中心

第24期  
2011

本刊免費贈閱 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www.greatperfection.org.hk](http://www.greatperfection.org.hk)

# 辛卯年盂蘭超度大法會

八月十二日晚本中心舉行了辛卯年盂蘭超度大法會。當晚法會所有附薦功德，不單令各功德主增添福德，還使沉淪於六道有緣的先亡親眷等中陰眾生，種下勝生的因。法會功德圓滿後，慈悲的師父開示說：眾生由於無明障蔽慧眼，執我和我所，因而起惑造業受苦，輪迴於生死苦海中。大家尚算幸運，有緣加入大圓滿佛教中心，因為慈悲的師父依循世尊佛陀的經教正理，如法作事。法會所修持的是最厲害無比，與別不同的贖命金剛「齊路」淨障消業積力法門。受慈悲的師父召請來臨的贖命金剛，能張開沉淪餓鬼道的歷世父母及眾生的緊窄咽喉，令其精氣稍為恢復，立發菩提心，皈依佛門。祂亦能摧破地獄，令地獄道中陰眾生獲得剎那的光明，得佛法開示，放下執著，洗心革面，積下勝生因的福德。慈悲的師父更勉勵信眾要熟讀佛經，多聞薰習，修禪定、四加行等解脫定善法門，才是究竟。



## 目 錄

- ① 探本尋源見月稱
- ⑩ 緣起讚五十八頌
- ⑫ 佛陀與魔王
- ⑬ 名相解釋：爲何於六齋日持八關齋戒
- ⑭ 解答常見疑難饒益徒衆如意寶鬘
- ⑯ 中英對照：大圓滿—佛陀的終極理念

Dzogchen—the ultimate teaching of Buddhas

本刊免費贈閱 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www.greatperfection.org.hk](http://www.greatperfection.org.hk)

# 探本尋源見月稱

海天譯

(續上期)

## 月稱菩薩與「聖」傳承

《妙言集》將薩惹哈、龍樹菩薩和月稱菩薩三人同屬密集金剛續的「聖」傳承連結在一起。中觀的泰山北斗——龍樹、聖天和月稱三位菩薩——尊崇為印度最早傳授《密集根



本續》(Guhyasamāja)的傳承祖師<sup>(90)</sup>；三位菩薩相同之處，都曾經集解《密集根本續》

<sup>(91)</sup>，同時也是中觀的論師身份，早在《密集根本續》的資料整理幾百年之前，兩者已有輝煌的成就，而且似乎在第二個千禧年初已經廣受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徒接受。<sup>(92)</sup>一如Wedemeyer指出，兼顧為密續的作者，兩者並存的身份不是純粹一種巧合：因為兩者——密乘作者和中觀——有著共同的思想和理念，更是一種利用早期作者的權威地位的方法。<sup>(93)</sup>縱使在密續作者與他們所指的中觀之間，在哲理的和諧性要取得一種準確的對應，是一件必須的事情，對於這一點，Isaacson提供了相當理想的起點，就是注意到《密集根本續》中的「二次第」，跟龍樹菩薩經典



的二諦說法，兩者有著高度相關和並行性。<sup>⑨4</sup>

Wedemeyer認為密續作者或是他們的徒眾，以喚起早期中觀人物的權威地位為發展目標，這篇極可靠的論文只能在中觀作者被視為是權威方才可行。充份的理由令我們相信，龍樹菩薩和聖天菩薩很久以前已被尊為大乘的明燈。這個「聖」傳承都一致給予月稱菩薩等同聖天菩薩的地位，還尊祂為龍樹之「子」，這或許是我們得知祂的新享譽最早的證明。Wedemeyer又指出，聖天菩薩主要的密續作品應該在850至1000年之間，更準確點來說，是偏向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這段時間。<sup>⑨5</sup>我們也可將密乘行者月稱菩薩安置於這段時間框架之內，成為「聖」傳承的「師兄弟」模範；這是最早顯示了月稱菩薩觀點的權威性，可能還

早於智作慧和阿底峽尊者達幾十年之久。假如將密行者月稱的時期推前約五十年的話<sup>⑨6</sup>，祂的黃金歲月應該剛好早過智作慧和阿底峽尊者引用中觀月稱的時期。無論怎樣，月稱菩薩是中觀權威抑或是密行者的身份，都在十一世紀時被廣泛接納，讓我們可以將中觀論者突然間嶄興，與密集金剛的「聖」傳承的冒起兩者結合一起。

足夠的證據顯示，差不多每一個中觀論師的代表人物，月稱菩薩都會確認他等同「聖」傳承的作者。如上文所說，

《妙言集》的作者似乎很明白，薩惹哈、龍樹菩薩和中觀月稱菩薩三者之間有著很緊密的關聯，相信他看得出密行月稱和中觀月稱是同一人。而阿底峽尊者亦在《妙言集》引文聲明：「月稱是龍樹的弟子。」還讚賞非密行月稱的見解，似乎在說出《入中論》的作者並非龍樹菩薩的弟子，而是集註《密集根本續》





的作者。中觀月稱的論著的主

要藏文譯者和擁護者——巴操尼瑪札<sup>(97)</sup>，也有與他的印度上師帝喇嘎嘎喇夏<sup>(98)</sup>一起翻譯密行月稱的《密集金剛集註》；故巴操和帝喇嘎嘎喇夏都明白到這兩部著作是出於同一位月稱。明顯地，後期的藏地論師都視那洛巴大師（Naropāda）喜歡密行月稱的作品而讚賞中觀月稱的見解（，如此說來，密乘行人和中觀作者之間實在無有分別）。<sup>(99)</sup>有一點我們好可以肯定的是，「聖」傳承之成就是改變後期印度佛教徒理解中觀月稱的關鍵所在。「聖」傳承令月稱成為龍樹菩薩的直系弟子，而不是只局限於世紀後的集解者，（如《淨明句論》作者所知的）將他等同於聖天這位尊貴上師的「弟子們」。「聖」傳承更將月稱從有名的密行者——薩惹哈——分開出來，令祂的威望更加超

然。<sup>(100)</sup>而《密集根本續》的集解者的名氣有可能是月稱菩薩的《入中論》和《淨明句論》遲來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因素。尊崇《密集根本續》集註的印度佛教徒則認為，要認真去接受《入中論》和《淨明句論》實在是迫不得已。

在慎重考慮過中觀月稱（最起碼有一部份）是源自密乘月稱的重要性時，我們必須進一步深思一下密乘清辯對中觀月稱之衝擊。曾經有一位叫Bhavyakīrti的，他曾集解龍樹菩薩和月稱菩薩的《密集根本續》系列的集註。<sup>(101)</sup> 上文已討論了有兩位同樣都叫清辯的中觀作者，第一位是撰寫《般若燈論》（Lamp for Wis-



dom）和《中觀心論》的清辯，第二位是撰寫《中觀寶燈論》、《攝中觀義論》和部份

《思擇燄》的清辯。後者傾向於《入中論》和《般若七十頌》的作者都是同屬一位月稱菩薩。<sup>(102)</sup>而Ruegg則提出，這位撰寫《中觀寶燈論》的清辯很可能是修密乘的清辯。<sup>(103)</sup>若我們接受這套說法的話，我們便可以將第二位清辯的時期推到剛剛是密行者月稱之後，正正是阿底峽尊者之前，正好是《中觀寶燈論》大約1000年之時。這便將小清辯的中觀見解置於一個關鍵性的位置上。如上文曾詳談過，《中觀寶燈論》、



《攝中觀義論》和部份的《思擇燄》，都將他們的名字混在一起而發展出完整的中觀認識論，作為回應月稱所批判的一個讓步平台。就以1000年這個年份為準，確實是各方面嘗試結合和回應月稱菩薩的論點的

最早時間了。



接受了小清辯和Bhavyakīrti的身份了，就能夠幫助大家去解答後清辯的問題了。很明顯，小清辯是感激中觀認識論將他的前人混在一起的，那為何他仍對月稱菩薩對正量提出的批評讓步呢？假如他就是再集解《密集根本續》的作者Bhavyakīrti，那麼原因便簡單直接了，即是說小清辯應該是很認同密行月稱的大作的，與當時很多人一樣，都不會將之從中觀月稱的論著分割抽離。兩位月稱菩薩的身份迫使他重申考慮中觀月稱對以正量來了解勝義諦的有效性所提出之抨擊，並且在某些論點作了讓步和提供了答案。反之，同名的清辯的作品卻更迫使小清辯與該作者的身份區分出來，不可能（最起碼是）加諸於較早期的作品（《思擇燄》）上，更



不會是以該名字而創作其他作品。縱然有人仍然會以為這概述表示了有一位更具爭議性的人物存在；但是，十一和十二世紀時期將密續、認識論和月稱菩薩的中觀作為見解的總合，就變得愈來愈盛行。<sup>⑩</sup>

（全文完）



譯自：Resurrecting *Candrakīrti* :  
Disputes in the Tibetan Creation of  
*Prāsaṅgika*

註釋

<sup>⑩</sup>芸芸參考書籍中，可參考《青史》頁359至360。一般次序是薩惹哈教授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傳授了釋迦善友（Śākyamitra）、聖天、龍智和月稱四位弟子。

<sup>⑪</sup>密乘行者龍樹菩薩撰寫了一部說明修習密集金剛續次第的重要典籍《五次第》（*Pañcakrama*）（北京版2667，第六十一冊），被視為密集金

剛尊貴傳承的修行與詮釋的基本依歸。參考Katsumi Mimmaki 和Toru Tomabechi, *Pañcakrama: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Critically Edited with Verse Index and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Bibliotheca Codicum Asiaticorum* 8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1994) 和Toru Tomabechi, *Étude du Pañcakrama. Introduction et traduction annotée* (Thèse de doctorat, Faculté des Lettres, Université de Lausanne, 2006)。而密行者聖天造了一部詳細闡述《五次第》的《合行明炬》（*Caryāmelāpakapradīpa*）（北京版2668，第六十一冊），內裡開講了修持密集



金剛瑜伽的「漸悟」方便。參考Christian K. Wedemeyer撰寫“Āryadeva's Lamp That In-

tegrates The Practices (Caryāmelāpakapradī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ā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on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之研究、編輯和

翻譯。另密行月稱造了一部在尊貴的密集金剛續傳承中舉足輕重的集註——《燈作明廣釋》(Pradīpoddhyotana) (北京版2650,第六十冊)。

(92)在介紹Wedemeyer撰寫的Āryadeva's Lamp中可以明白到例如以鑒別出後期作品與以前的作者有關聯，作為「聖」密集金剛傳承之真偽與權威的一些佛教普遍現象，書中有系統地細緻鋪排和陳述。Wedemeyer還說明了這是一種被慣用的佛教策



略，從很早期的傳統印度發展中已被運用，並非單單是較後期的密乘作者的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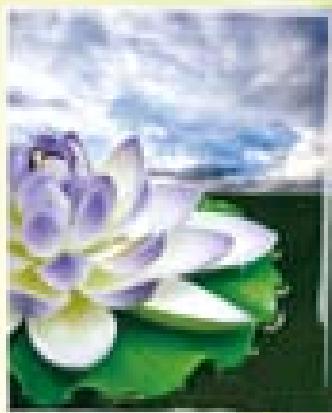
(93)參考Wedemeyer的Āryadeva's Lamp的序文。

(94)Harunaga Isaacson撰寫的“Ratnākaraśānti's Hevajrasahajasya (Studies in Ratnākaraśānti's Tantric Works I)”，刊登在Le Parole e i Marmi: studi in onore di Raniero Gnoli nel suo 70° compleanno, ed. Raffaele Torella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Serie Orientale Roma XCII, 2001) 頁469指出了Guhyasamājottaratana第十八品頌八十四等同於龍樹菩薩《中論》第二十四品頌八所表達的意思。筆者感謝Christian Wedemeyer引導我對此深加注意。



⑥5 參考 Wedemeyer 的 Aryadeva's Lamp 的序文。

⑥6 Christian Wedemeyer 個人認為應這樣講述：「我是憑推想，試圖揭露出月稱菩薩的《燈作明廣釋》撰寫的時間是在十世紀後葉或十一世紀中葉…… 約在 975 至 1025 年間。」無論那一個情況，寫作於八五〇至一〇二五年期間的《燈作明廣釋》的作者似乎不大可能是《皈依七十頌》(Triśaṇaṇasaptati; Tohoku 3971, 德格版, dhu ma, vol.



gi, 251a-253b; Per K. Sorensen, *Triśaṇaṇasaptati: The Septuagint on the Three Refuges*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86]) 的作者，因為後

者曾經由師子賢 (Haribhadra) (八世紀末人) 在著述中引用。Ruegg (在《印度中觀哲學文獻》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105, n.334) 提到，《皈依七十頌》是由中觀月稱菩薩所寫的機會很低，原因是在後者 (維也納版本) 所載的密續概念是後來才發展出來，其中一例，就是七藏 (piṭaka) 之中的「持明藏」(vidyādharpitaka)。若然《皈依七十頌》是由師子賢所引用，我們便好應該假設世上四位同叫月稱的作者：分別是撰寫中觀的月稱、《皈依七十頌》的一位、《燈作明廣釋》的和《入中道智》(Entrance to Middle Way Wisdom) 的 (即是筆者在這一章較早前所指的第三位月稱)。就算我們勉強將《燈作明廣釋》的作者推前至十一世紀初也好，筆者難以相信可以視他作《入中道智》的作者，原因是後

者與重新修訂藏版《燈作明廣釋》的桂·枯巴拉澤（，Gos khug pa lhas rtse）一起將其作品譯成藏文。若果桂·枯巴拉澤真的是直接與《燈作明廣釋》的作者一起進行翻譯工作，那麼他必然在自己的修訂版中清晰發表出來。



桂·枯巴拉澤所說的正好再次證明了兩位同名的作者之間有著相同主題的關係，而不是讓讀者認作同一位月稱。Ruegg提出了將《皈依七十頌》的作者與中觀月稱判作一人問題，在《印度中觀哲學文獻》（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105, n.334中提到：「《皈依七十頌》頌三十三似乎是由師子賢（Haribhadra）在《現觀莊嚴論光明》（Abhisamayālaṁkārālokā）i. 3（頁8-9）中所述的。」

（原文是德格版，dbu ma, vol. gi, 252a.3-4）：「/sangs rgyas chos dang dge 'dun ni // bdud rnam sbya ba brgya yis kyang // gang phyir dbye bar mi nus pa // de phyir dge 'dun zhes bshad do /」。師子賢的引文在梵文版本是這樣的：

「buddha-dharmau tathā saṃgho māra-koṭi-śatair api / bhettum na śakyate yasmāt tasmāt saṃgho , bhidhīyate //.」（Unrai Wogihara, Abhisamayālaṁkārālokā Prajñāpāramitāvyākhyā [Tokyo: Toyo Bunko, 1932-35]，頁8-9）

<sup>(97)</sup>Pa tshab nyi ma grags, b. 1055. 第二課會提及多一些關於巴操譯師的翻譯事業。

<sup>(98)</sup>月稱菩薩撰寫的《燈作明廣釋》已由Śraddhākaravarman和仁欽桑波（Rin chen bzang bo）翻譯過來；第一手的譯本保存在西藏的丹珠爾（bstan , gyur）中。《青史》（頁366）記錄了巴操譯師的譯本並沒有被發揚光大。

<sup>(99)</sup>例如讀者可參考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在José Ignacio Cabezón的A Dose of Emptiness（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頁86-87



中的意見。

<sup>(100)</sup>我們更見得到薩惹哈和月稱菩薩是同時期的人，還有中觀格魯派傳承中的梅紀巴（梅紀巴達Maitrīpāda）；參考Ruegg的“A Kar Ma bKa’ brGyud Work,” 1255。在一部節錄了梅紀巴提問，由薩惹哈解答有關大手印的「答問」短文（P5048, vol.87, 122.2.6-122.5.6）——Śrī Saraha Prabhu Maitrīpāda praśnottara——還有梅紀巴集解薩惹哈的《道歌總集》（Dohākoṣa）（ed. Prabodh Chandra Bagchi, Calcutta Sanskrit Series, 1938），內容亦有進一步顯示出梅紀巴和薩惹哈之間的聯繫。

<sup>(101)</sup>Pañcakramapañjikā（北京版2696, vol. 62）集解龍樹菩薩的《五次第》（Pañcakrama）；而Abhisamdhiprakāśika（北京版2658, vols. 60-61）則是集解月稱菩薩的《燈作明廣釋》。

<sup>(102)</sup>無畏笈多（Abhayākaragupta）除了辨別出撰寫《燈作明廣釋》的月稱為「聖月稱」和撰寫《入中論》的為「月稱上師」外，他還認定《皈依七十頌》是「月稱上師」的

作品。

<sup>(103)</sup>Ruegg寫的《印度中觀哲學文獻》（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106, n.339。

<sup>(104)</sup>也許單是Bhavyakīrti這個名字都足以令人聯想到是清辯（常被指為是Bhavya）和月稱二人之結合。





# 緣起讚五十八頌

宗喀巴大師造頌  
大直

(四)

為修證此無上微妙法，  
你於無數劫波中，  
不惜捨棄自己的生命，  
甚至摯愛及財富。

(五)

了知緣起教法勝功德，  
猶如利鉤繫鉤著魚舌，  
自心深處盡傾說教法，  
無緣聽聞太可惜。

(六)

此中憂惱傷痛難堪忍，  
縛牽內心難以放下，  
宛如慈母愛子之情，  
母心恒常隨愛兒轉。

(七) (八)

當下思惟尊語時，  
心想：「相好莊嚴光芒照耀。  
本師法音朗朗遍響。」  
心中顯現聖相影，  
內心頓覺寬坦，  
猶如月光清涼祛熱惱。

(九)

緣起教法殊勝且微妙，

若人無智不了解，  
彷如菟絲草一叢，  
糾雜無章徒墮迷惑。

(十)

親睹如此迷亂狀，  
勵力尋覓才能解，  
誠心追隨善知識，  
世尊教法真意趣。

(十一)

曾經遍修自宗（中觀）及其他派，

多聞研習眾經論，  
益增重重疑慮網，  
自心飽受苦摧殘。

(十二)

龍猛白蓮之論典——  
曾獲祢授記，  
開演和闡清無上乘佛法，  
斷有無二邊教法之聖者是龍樹——

(十三)

月稱善說此甚深教法，  
發出皎潔明白光鬘——  
具備圓滿無垢智慧的月輪，



是能任運縱橫經論之天空的月  
稱。

(五)

祂能驅除二邊論者內心之黑  
闇，  
光芒蓋掩邪師群星——  
感恩上師之慈悲，  
覺此一刻我心終得息懷。

(五)

所有佛行事業中，  
祢的語是最殊勝；  
語中緣起之善說猶更勝；  
由此（緣起教法）諸智者更應  
憶念世尊。

(五)

追隨此等上師並生出離心，  
勵力修學世尊之教法，  
精勤瑜伽修持此比丘，  
是對世尊最高之禮敬！

(六)

由我尊師之慈悲，  
才能得遇無上導師的教法，  
願我以此功德迴向，  
一切眾生獲得殊勝善知識攝受  
之善因。

(六)

願這利樂眾生之教法，  
盡世間際不受惡念邪風動搖，  
明了教法真實本義，  
恒常對師具信者無量增長，

(七)

願我堅守聖道，  
不但能令緣起教法發放光芒，  
更能透過我生生世世，  
甚至捨自身和生命，  
片刻也不懈怠退轉。

(七)

願我晝夜也能仔細思惟：  
「究竟我能用甚麼方法，  
才能如聖救度者般，  
在無數劫中以堅毅精進  
得獲這緣起之教法？」

(七)

在我以清淨心尋求教法時，  
願梵天帝釋還有世間神祇，  
如瑪哈嘎拉等護法，  
毫不動搖常護我左右！

這命名為《善說精髓》的偈頌，是禮讚最勝世尊的讚文，祂是殊勝大導師，是世間一切眾生的偉大善友，用以教授甚深緣起之義，由多聞比丘羅桑劄巴（宗喀巴大師）撰寫，在雪山環抱的王鷗德王貢嘎布達拉雪山靜處完成，此處又名尊勝洲，並由南卡花（吉祥虛空）筆錄。

(全文完)

# 佛陀 與 魔王



## 龍樹菩薩前言

質疑：怎樣才令行者安忍心中的法，做到內忍？

解惑：菩薩如是思惟：「我雖未得道，亦未盡斷諸結使，若我不穩守持安忍的話，則與凡夫無有分別，如何算得上是一位菩薩。」

菩薩還會這樣要求自己：「假若我一旦得道並斷滅一切的煩惱，此時便沒有餘法須要安忍。再者，飢渴寒熱是外來的魔軍，煩惱結使是內裡的魔賊；我必須瓦解這兩支魔軍，從而圓滿佛道。否則，我將永不可能達致佛道。」

## 故事內容

這是佛在六年苦行期間發生的故事。魔王來至佛前，說：「剎帝利貴族啊！你在千分之一的生命中僅活著，不如快快起座回國行布施等事，你將於此生和未來世獲得快樂之道。」

繼續修持這種無意義的苦行實在太可惜。若然你執迷不悟，我只好率領大軍來打擊你，破壞你的苦修。」

菩薩答曰：「我現在就將你這具力的內軍打敗，這隊外魔軍又算得是甚麼！」

魔王問：「那我的內軍是由甚麼組成？」

菩薩答：「貪欲是你的首席敵人，憂惱排行第二，飢渴第三愛戀四，昏睡是第五，恐懼第六，疑悔是第七，瞋恚是第八，利養虛名是第九，自讚毀他是第十；就是這隊魔軍毀了出家人。我使出我的禪定與智慧力量來消滅你這支軍隊。在我圓滿佛道時，我便帶領一切眾生得解脫。」

菩薩此時縱使未能消滅所有的魔軍，但祂仍披緊安忍盔甲；揮舞著智慧之寶劍；穩握禪定之利盾；並且令煩惱之箭轉向。這就是內忍的意思。

# 名相解釋

## 為何於六齋日持八關齋戒

質疑：為何於六齋日持八關齋戒能積集福德？

解惑：魔祟就是在這些日子裡追逐那些想取其性命的人，所以便降重病、災難、破毀，使他們面臨不順境逆緣厄運。故聖者在劫初時已勸喻人們守持六日齋戒、修善和做功德來避免災難破損。當時的齋戒法門並不包括這八種戒條，僅僅是進行一天不吃的禁欲戒。後來佛化身於娑婆世界時，才指導世人說：「於佛行中，你們進行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並且應該守持過午不食，由此功德，行者便能進入涅槃境界。」

佛在《四天王經》中所說，使者、太子和四天王都會在每個月的六齋日下凡視察眾生持戒和孝順父母的情況；若發現做得不足者，便會往忉利天稟告帝釋，帝釋及其他天人亦



會因而感到失望，還會這樣慨歎：「阿修羅種姓正在繁衍，天人種姓則越趨減少。」

相反，假如眾生布施、持戒或孝敬父母等也做得好，則諸天皆生歡喜，會這樣說：「天人增多，阿修羅減少。」此時釋提婆那民見諸天皆甚欣悅而說偈曰：

「『神足月』內六齋日，  
行者能持清淨戒，  
此人生終結時，  
福德定必等同我。」

# 解答常見疑難 饒益徒眾如意寶鬘

淨觀

(續上期)

世俗凡夫的心最容易變成怎樣？

與善人交往，不外乎只流於表面淺俗的和洽共處。

最能絕對取悅每一個人的愛語是甚麼？

不單是柔和，還要內中富有意義的恰當說話。

甚麼是徹底清潔，沒有沾染穢污的呢？

是一顆經過淨化，再沒有任何妄念的心。

甚麼決定是不會被人暗中破壞？

以明覺來守護著自己，就不怕被腐化所蠶食了。

從不為任何外力打敗的英雄是誰？

是那位內心絕不為愉悦之物所

動搖，不受誘惑的聖者。

甚麼現象最令敵人忍受不了？是第三者如實地說出自己的功德之事實。

誰有宏大的自信，不怕諸法皆空的真相？

是那位證得實相，遠離錯謬的人。

誰人彷如雨雲般能令遠近的土壤也變得肥沃？

是那個內心唯有令世界變得美好想法的人。

能夠永遠離開了繫縛而活於喜悅之中的人是誰？

正是那個超越貪執感官快樂的事物的人。

那個擁有無上喜樂，與痛苦分離的人是誰？

是那個從世間八法中解脫成就，唯利眾生的人。



如飛馬一般珍貴，我們樂於以最大的努力去抓著的是甚麼呢？

是擁有修行佛法機會的人身。

要獲得一點點功德，我們該做些甚麼？

只要具備明覺和前瞻遠見的，任何行為都沒有問題。  
(待續)



## 最新活動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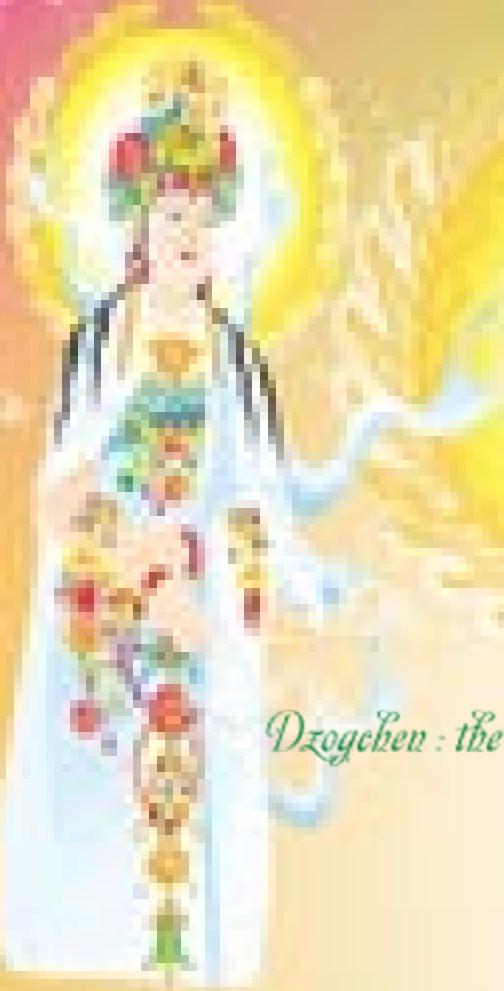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傳講

印度大乘經典《寶行王正論》

11月12日 12月3日 1月7日（星期六下午四時）

《寶行王正論》是由龍樹菩薩寫的一本實用成佛修行導論，確立學佛兩大目標，所謂勝生安樂和定善解脫。讓後學有次第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修行。佛門大德口訣說：「行十善，修禪止；勝生安樂，持菩提，守慧觀；定善解脫。」論書內不但深入闡解深觀空慧，並且提供各樣修持廣行，例如在第一品提醒修行人，要獲得投生較高級的色界天，除了行持十善、三法行和三應斷外，還要修四無量心和四禪定。所以，《寶行王正論》確實可帶我們從愈來愈險惡的輪迴世界解脫出來。

有緣能追隨慈悲的金剛上師卓格多傑走上離苦得樂光明大道，你的福德智慧不淺啊！



# 大圓滿 佛陀的 終極理念

*Dzogchen: the ultimate teaching of Buddhas*

中英對照

法海

## 第二十一章

### 禪定和甚深禪定的分別

**1**到底禪定為甚麼不能夠徹底？

禪定有對象性，例如觀想本尊或者觀想現象本質為空。禪

Basic distinction between meditation  
and profound contemplation

**1** There's something meditation itself does miss in its very nature?

In general, meditation begins with letting our attention rest on some object of con-



本刊免費贈閱 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www.greatperfection.org.hk](http://www.greatperfection.org.hk)

定在本質上變成二分，因它仍停留在意念虛妄運動，受時間和存在的制約。



**2**那麼，大圓滿教法中便不重視禪定。

不是，大圓滿心髓修澈卻脫嘎的前提，便預設你有甚深禪定（三摩地）的能力。

**3**那麼甚深禪定與禪定有甚麼分別？

甚深禪定（三摩地）是指進入和安住於「任運」及「覺醒」的整合。一般禪定卻包含了意念活動和心識建構的設

centration, such as visualizing on a deity or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of all phenomena as empty. Meditation driven by the movement of our deluded mind is explicated as based on a conceptual view with subject-object duality, so that it shares the properties of the limitation by time and existence.

**2** Does that mean that meditation is not valued in Dzogchen teaching?

Obviously, not.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the practice of Trekcho and Togal is that the practitioner first develops, at all time, the ability of abiding in the state of profound contemplation (Samādhi) with which the practices of the innermost essence of Dzogchen are associated.

**3** Actual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found contemplation and meditation?

All differences are included in this vital understanding. Profound contemplation (Samādhi) involves introducing oneself into and resting in the merging of 'presence' and 'awareness', while the latter embraces mental activities and mentally elaborated synthesis.



立。

**4**那麼，在大圓滿修行中怎樣發揮已有的「甚深禪定」能力？

在甚深禪定的狀態中，任



何生起的念頭都讓它於自身狀況中自我解脫。這亦是超克死亡的絕佳方法；在現世我們死亡過程中見到寂靜和忿怒尊，只是在真實中的視覺經驗。在 Bardo ( 界別 ) 中所有示現和經驗本質是自身本來狀態的能量的展現。

這些展現都是無始以來法爾如此地自我圓滿。

假如我們能夠體證自身本來狀態的明 ( 自然純淨光 )，我們便能於一剎那間

**4** When one develops the power of profound contemplation, how can one apply in practising Dzogchen?

Simply let all thoughts that arise be self-liberated into their own condition during the state of profound contemplation, the unsurpassable way to transcend death. The peaceful and wrathful deities appear to one who has passed away from this present life in the Bardo of reality represent the expression of one's visionary experiences. We have to recognize all apparitions and experiences at the time of Bardo as being the emanations of the energy of our primordial state.

Self-perfected spontaneously since beginningless time are these manifestations. Realizing the clarity of our primordial state (natural clear light of awareness) and becoming one with it, we attain liberation in this very instant of recognition. If and when you fail to recognize, like a hurricane is the power of your karma driving you relentlessly into transmigration, caught you up in the prison of Samsāra, a terrible cycle of existence in which one is irresistibly subject to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5** Master, I achieve in establishing a



解脫。相反，我們不能從這一剎那中解脫，我們便再被業力牽引，墮入生死輪迴中。

5上師，我有禪定的基礎，修證日子久了，經驗積累了，會否進入甚深禪定？

這是關鍵所在。你要記著甚深禪定一定要依靠上師的幫助，自己是無法或很困難才進入到甚深禪定。衝破封鎖著「內心本質的覺醒」那些堆積如山的障礙，光靠禪定是行不通的，去除虛妄生命帶來的障礙，只有依靠從甚深禪定中所得到的「大圓滿見」，只有靠這「大圓滿見」的力量來掃除虛妄，使「內心本質的覺醒」赤裸顯現。

stable basis  
in medita-  
tion and have  
quite a year  
of training.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this experience, am I able to enter into the state of profound contemplation?

Here is the key point and let's analyze it further. Bear in mind the specialized importance of a master and transmission, in case there is no way to access the state of profound contemplation other than by master's wisdom transmission and freeing oneself totally from the huge mountains of obstacles that blocking the intrinsic awareness of mind, which implies authentically the defect of meditation. What really necessary is the 'Dzogchen view' that introduced from profound contemplation on which all obscurations of this life can then be eradicated. Seen from the Dzogchen perspectives, 'Dzogchen view' (the way of seeing in Dzogchen) is so very important than mere practising meditation. Reveal nakedly our true intrinsic awareness, this is the power of 'Dzogchen view' to dispel all inconceivable obscurations.

# 八達通咭套



時光消逝，轉眼間新的一年又來臨，新一年度的八達通卡套已經面世了，封面是慈悲莊嚴的【盛世大雄觀世音菩薩】聖像，背面是2011年印度大乘論典之《寶行王正論》的舉行日期。

相信經常將這個卡套帶在身邊的信眾會感受到它庇佑，不單與慈悲的觀世音菩薩形影不離，最重要的是跟隨著每個月的講座日期出席《寶行王正論》，領受慈悲的師父指引，開啟了佛法智慧之門，誠如師父時常開示所說，一個得到佛法智慧的人，一生必會幸福快樂，富裕滿足！快快將這個無窮的寶藏帶給身邊親友罷，讓他們也可以共沾法益，活出快樂的人生！



## 《入中論講義》 Collected Lectures on Entering the Middle Way, Madhyamakāvatāra **已經出版**

自07年中入菩薩行講座完結之後，慈悲的金剛上師卓格多傑再以多年時間，花盡心血將印度極負盛名的中觀應成派繼承人月稱菩薩鉅著——《入中論》，深入淺出地在講座中以白話解說，論中甚深奧妙，一般人都覺得艱澀難明的文句，經師父平白而實在地演繹出佛意高深的般若智慧，令有緣聞法的善信獲益不淺，大家亦由此提升了佛學智慧。

慈悲的師父為今後世間更多廣大有情能閱讀到這部大乘經典正宗，把四十多次的講義輯錄成七百多頁的書本，免費送贈給有緣善信。而作為大乘修行人，這是聞思修不可缺少的五部大論之一，虔敬的佛子更應每人擁有一本在手。大家請把握機會，第一時間取得這無價之寶《入中論講義》哩！



本會為香港特區政府認可非牟利慈善團體，秉承佛陀慈悲救苦的精神，本會設立了出版基金，希望各位善長大德，值此機緣，廣種福田，你們的一分捐獻，便多添一份佛教智慧，啟導眾生。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於未來際 修行無上道

本人\_\_\_\_\_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_\_\_\_\_)

樂意捐助：  港幣一百元正  港幣二百元正  港幣三百元正

本刊免費贈閱，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港幣五百元正  港幣一千元正  其他\_\_\_\_\_元正

( 如需收據，請加 [www.greatperfection.org.hk](http://www.greatperfection.org.hk) )



爲期五個星期天的〈佛教戒定慧基礎班〉在八月二十一日圓滿結束。今期一如前七屆般，廣受外界善信歡迎，獲超額報讀。慈悲的師父每次都因應善信的根器，深入淺出地因材施教，除了逐一解說佛教戒定慧的重點要領之外，今次更則重學員的禪定功夫，強調「毘盧七支座」中，要結雙跏趺坐姿的重要性。有些學員在開始時連盤著腿坐也不習慣，在慈悲的師父循



循善誘下，自己又勤加練習，慢慢由單跏趺逐漸練到可以雙跏趺坐禪。身心亦由安靜不了，難以坐定，到最後也能克服，坐定達二十八分四十五秒的初步要求。慈悲的師父詳細闡釋了九住心，如何心住一境等禪定



竅門。課堂完畢，學員都懷着感恩的心，欣然向慈悲的師父求皈依，成爲師父的緣弟子。

## 封底說明 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之十二：禁慾苦行

悉達多太子——未來佛六年來禁欲苦行，雖則令身軀變得瘦弱羸衰，骨骼也僅是被皮膚包著；可是苦了身體的修行，卻也未能為祂帶來解脫。聽到了天帝釋奏出的樂韻聲，太子省察到要彈出動聽的樂聲，弦線必須不緊不鬆，恰到好處，啟發出成就覺悟之途。

### Self-mortification

Prince Siddharta, the Buddha-to-be, practised self-mortification for six years until he became very thin. His bones showed prominently. But his austerities did not lead him to deliverance. When he listened to a song played by Indra, he thought of a stringed instrument and discovered to Middle Way.

本刊免費贈閱 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禁慾苦行



愛慧人 第24期

督 印：金剛上師卓格多傑

編 輯：師母嘉措卓瑪

工作人員：吳薰珠居士 袁維康居士

本刊免費贈閱，原載於大圓滿佛教中心愛慧人資訊網

海世誠居士 編輯 www.greatperfection.org.hk

本會為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倡印者：大圓滿佛教中心

會 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35-37號4樓A座

電 話：2415-4876 傳 真：2415-3267

www.greatperfection.org.hk